

十三經註

5712
479
78



波
21
78

孟子

漢趙岐題詞
宋朱子集註

孟子

芋栗園藏板

孟子序說

史記列傳曰孟軻

字子輿魯人也本齊國也受業子思之

門人子思為孔子之孫名伋子也

等書亦皆云孟子親受道既通孟子曰

五經尤長於詩書程子曰孟子曰可以

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

速則速孔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

然後春秋作又曰春秋無義戰又曰春

秋天子之事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尹

序說

信古虞

門 12
卷

所錢
有物

氏曰以此而言則趙氏謂孟子游事齊
 長於詩書而已豈知孟子者哉
 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
 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闕於事情按史記
 之三十五年西孟子始至梁其後二
 十三年當齊湣王之十年丁未齊人伐
 燕而孟子在齊故古史謂孟子先事齊
 宣王後乃見梁惠王襄王齊湣王獨孟
 子以伐燕為宣王時事與史記荀子等
 書皆不合而通鑑以伐燕之歲為宣王
 十九年則是孟子先游梁而後至齊見
 宣王矣然考異無他據又未知孰是
 也當是之時秦小商鞅楚魏用吳起齊

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
 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
 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
 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趙氏曰
 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韓
 子曰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沒其徒
 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
 耳愚按二說不同史記近是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
 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

序說

二

言古妻

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

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

語焉而不詳程子曰韓子此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

必有所見若無所見○又曰孟氏醇乎

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程子曰韓子論孟子

甚善非見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論荀揚則非也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雖少過然

道大而不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亦不識性更說甚道○又曰孔子之

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

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

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

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

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

孟子始程子曰孔子言參也魯然顏子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

觀其啟予足時之言可以見矣○又曰

揚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

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
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
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
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
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
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
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
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

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

愚按至字恐當作聖字

○程子又曰孟子有功於

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

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

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

甚多○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

性善也○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

孟子
前聖所未發○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又曰孟子有些英氣才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曰英氣見於甚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且

和古樓

如冰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

孟子
序說

五

稽古樓

無足爲者矣大學之脩身齊家治國平
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
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
善歐陽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
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
所以爲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
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
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

和正推

地懸隔

孟子

序說

六 曾古婁

孟子題辭解

漢趙岐製

孟子題辭者所以題號孟子之書本末指義
文辭之表也孟姓也子者男子之通稱也此
書孟子之所作也故總謂之孟子其篇目則
各自有名孟子鄒人也名軻字則未聞也鄒
本春秋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鄒矣國近
魯後為魯所并又言邾為楚所并非魯也今
鄒縣是也或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故孟

孟子

題辭

一 魯古書

孟子
子仕於齊喪母而歸葬於魯也三桓子孫既
以衰微分適他國孟子生有淑質夙喪其父
幼被慈母三遷之教長師孔子之孫子思治
儒術之道通五經尤長於詩書周衰之末戰
國縱橫用兵爭強以相侵奪當世取士務先
權謀以爲上賢先王大道陵遲隳廢異端竝
起若楊朱墨翟放蕩之言以干時惑眾者非
一孟子閔悼堯舜湯文周孔之業將遂湮微

正塗壅底仁義荒怠佞僞馳騁紅紫亂朱於
是則慕仲尼周流憂世遂以儒道遊於諸侯
思濟斯民然由不肯枉尺直尋時君咸謂之
迂關於事終莫能聽納其說孟子亦自知遭
蒼姬之訖錄值炎劉之未奮進不得佐興唐
虞雍熙之和退不能信三代之餘風恥沒世
而無聞焉是故垂憲言以詒後人仲尼有云
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

也於是退而論集所與高第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包羅天地揆敘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粲然靡所不載帝王公侯遵之則可以致隆平頌清廟卿大夫士蹈之則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厲操者儀之則可以崇高節抗浮雲有風人之託物二雅之正言可謂直而不

倨曲而不屈命世亞聖之大才者也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乃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孟子退自齊梁述堯舜之道而著作焉此大賢擬聖而作者也七十子之疇會集夫子所言以爲論語論語者五經之館鏗六藝之喉衿也孟子之書則而象之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答以俎豆梁惠王問利國孟子對以仁義宋桓魋欲害孔子孔

孟子
子稱天生德於予魯臧倉毀鬲孟子孟子曰
臧氏之子焉能使我子不遇哉旨意合同若此
者眾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辯文說孝經爲正
其文不能弘深不與內篇相似似非孟子本
真後世依放而託之者也孟子既沒之後大
道遂細逮至亡秦焚滅經術坑戮儒生孟子
徒黨盡矣其書號爲諸子故篇籍得不泯絕
漢興除秦虐禁開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廣遊

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
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訖今諸經通義得
引孟子以明事謂之博文孟子長於譬喻辭
不迫切而意以獨至其言曰說詩者不以文
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爲得之矣斯言
始欲使後人深求其意以解其文不但施於
說詩也今諸解者往往摭取而說之其說又
多乖異不同孟子以來五百餘載傳之者亦

已眾多余生西京世尋不祚有自來矣少蒙
義方訓涉典文知命之際嬰戚于天遘屯離
蹇詭姓遁身經營八紘之內十有餘年心勤
形瘵何勤如焉嘗息肩弛擔於濟岱之間或
有溫故知新雅德君子矜我劬瘁睠我皓首
訪論稽古慰以大道余困吝之中精神遐漂
靡所濟集聊欲係志於翰墨得以亂思遺老
也惟六籍之學先覺之士釋而辯之者既已

詳矣儒家惟有孟子闕遠微妙緼奧難見宜
在條理之科於是乃述已所聞證以經傳爲
之章句具載本文章別其旨分爲上下凡十
四卷究而言之不敢以當達者施於新學可
以寤疑辯惑愚亦未能審於是非後之明者
見其違闕儻改而正諸不亦宜乎

孟子卷之一上

漢 趙 岐 註

宋 朱 熹 集 註

梁惠王章句上凡七章

梁惠王者魏惠王也魏國名惠諡也王號也時天下有七王皆僭號者猶春秋之時吳楚之君稱王也魏惠王居於大梁故號曰梁王聖人及大賢有道德者

王公侯伯及卿大夫咸願以為師孔子
 時諸侯問疑質禮若弟子之問師也魯
 衛之君皆專事焉故論語或以弟子名
 篇而有衛靈公季氏之篇孟子亦以大
 儒為諸侯師是以梁惠王滕文公題篇
 以公孫丑等而為之一例者也節錄孫氏正義
 曰自此至盡心是孟子七篇之日及次
 第也總而言之則孟子為此書之大名
 梁惠以下為當篇之小目其次第蓋以
 堯舜之道仁義為首故以梁惠王問利

國對以仁義為七篇之首也凡此二十
 三章既以梁惠王問利國為章首遂以
 梁惠三為篇名云章句者章文之成也
 句者辭之絕也又言章者明也總義包
 體所以明情者也句必聯字而言句
 者句也聯字分疆所以局言者也

孟子見梁惠王

孟子適梁魏惠王禮請孟子見之

朱註梁惠王魏侯營也都大梁僭稱王諡

曰惠史記惠王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招
 賢者而孟軻至梁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曰辭也叟猶父也孟子去齊老而之魏王
尊禮之曰父不遠千里之路而來此亦將
有以為寡人興利除害者乎

朱註叟長老之稱王所謂利蓋富國彊兵
之類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孟子知王欲以富國強兵為利故曰王何

以利為名乎亦有仁義之道可以為名以
利為名則有不利之患矣因為王陳之

朱註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
之宜也此二句乃一章之大指下文乃詳
言之後多放此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
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
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

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蹙乘去聲蹙

於蹙反

從王至庶人故言上下上下交爭各欲利其身必至於篡弑則國危矣論語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故不欲使王以利為名也又言交為俱也萬乘兵車萬乘謂天子也千乘兵車千乘謂諸侯也夷羿之弑夏后是

以千乘取其萬乘者也天子建國諸侯立家百乘之家謂大國之卿食采邑有兵車百乘之賦者也若齊崔衛甯晉六卿等是以其終亦皆弑君此以百乘取千乘也上千乘當言國而言家者諸侯以國為家亦以避萬乘稱國故稱家君臣上下之辭周制君十卿祿君食萬鍾臣食千鍾亦多故不為不多矣苟誠也誠令大臣皆後仁義

而先自利則不篡奪君位不足自饜飽其欲矣

朱註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意也征取也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國危謂將有弑奪之禍乘車數也萬乘之國者天子畿內地方千里出車萬乘千乘之家者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出車千乘也千乘之國諸侯之國百乘之家

諸侯之大夫也弑下殺上也饜足也言臣之於君每十分而取其一分亦已多矣若又以義為後而以利為先則不弑其君而盡奪之其心未肯以為足也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仁者親親義者尊尊人無行仁而遺棄其親也無行義而忽後其君長

朱註此言仁義未嘗不利以明上文亦有仁義而已之意也遺猶棄也後不急也言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其君故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其下化之自親戴於已也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孟子復申此者重歎其禍也
正義曰此章當以仁義為名也
言治國之道

朱註重言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此章言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托始之深意學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

孟子上
利古本
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
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
程子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爲心
則有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
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
有仁義故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拔
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

賢者亦樂此乎

樂音洛
篇內同

王好廣苑囿大池沼與孟子遊觀乃顧視
禽獸之衆多其心以爲娛樂誇咤孟子曰
賢者亦樂此乎

朱註

沼池也鴻鴈之大者麋鹿之大者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
樂也

孟子

卷一

梁惠王

七

嘗古婁

惟有賢者然後乃得樂此耳謂修堯舜之道國家安寧故得有此以為樂也不賢之人亡國破家雖有此亦為人所奪故不得以為樂也

朱註此一章之大指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

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麀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

亟音棘鹿音憂鶴詩作翯尸角反於音鳥

詩言文王始初經營規度此臺眾民竝來治作之而不與之相期日限自來成之文王不督促使之亟疾也眾民自來趣之若子來為父使之也文王在囿中麀鹿懷妊安其所而伏不驚動也獸肥飽則濯濯鳥

肥飽則鶴鶴而澤好而已文王在池沼魚乃跳躍喜樂言其德及鳥獸魚鼈也孟子為王誦此詩因曰文王雖以民力築臺鑿池民猶歡樂之謂其臺沼若神靈之所為欲使其多禽獸以養文王者也偕俱也言古賢之君與民同樂故能得其樂

朱註此引詩而釋之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詩大雅靈臺之篇經量度也靈臺文

王臺名也營謀為也攻治也不日不終日也亟速也言文王戒以勿亟也子來如子來趨父事也靈囿靈沼臺下有囿囿中有沼也麀牝鹿也伏安其所不驚動也濯濯肥澤貌鶴鶴潔白貌於歎美辭物滿也孟子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既加以美名而又樂其所有蓋由文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

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
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害音曷喪去聲女音汝

日乙卯日也害大也書言桀為無道百姓
皆欲與湯共伐之湯臨士眾誓言是日桀
當大喪亡我與女俱往亡之孟子說詩書
之義以感喻王言民欲與湯共亡桀雖有
池臺禽獸之樂何能獨樂之哉復申明上
言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此章言聖王之德與民共樂恩

及鳥獸也

朱註

此引書而釋之以明不賢者雖有此
不樂之意也湯誓商書篇名時是也日指
夏桀害何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
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民怨其虐故因其自
言而目之曰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寧
與之俱亡蓋欲其亡之甚也孟子引此以
明君獨樂而不卹其民則民怨之而不能

保其樂也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王侯自稱孤寡言寡人於治國之政盡心欲利百姓焉耳者懇至之辭移民移粟言凶年以此救民也魏舊在河東後為強國

兼得河內也鄰無如寡人言鄰國之君用心憂民無如已也民不加多王自怪為政有此惠而民人不增多於鄰國者何也

朱註寡人諸侯自稱言寡德之人也河內

河東皆魏地凶歲不熟也移民以就食移粟以給其老稚之不能移者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

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

好去聲 填音田

因王好戰故以戰事喻解王意孟子問王曰今有戰者兵刃已交其負者棄甲曳兵而走五十步而止足以笑百步者否王曰不足以相笑也是人俱走直爭不百步耳孟子曰王如知此不足以相笑王之政猶

此也王雖有移民轉粟之善政其好戰殘民與鄰國同而獨望民之多何異於五十步笑百步者乎

朱註填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直猶但

也言此以譬鄰國不卹其民惠王能行小惠然皆不能行王道以養其民不可以此而笑彼也楊氏曰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廢也然不能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為盡

心焉則末矣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
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
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
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
道之始也

勝音升數音促
罟音古洿音烏

從此以下為王陳王道也使民得三時務
農不違奪其要時則五穀饒穰不可勝食

數罟密網也密細之網所以捕小魚鼈也
故禁之不得用魚不滿尺不得食時謂草
木零落之時使材木茂暢故有餘憾恨也
民所用者足故無恨王道先得民心民心
無恨故言王道之始

朱註農時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
作不違此時至冬乃役之也不可勝食言
多也數密也罟網也洿窰下之地水所聚

也古者網罟必用四寸之目魚不滿尺市
不得粥人不得食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
有厲禁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焉此皆爲
治之初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
樽節愛養之事也然飲食宮室所以養生
祭祀棺槨所以送死皆民所急而不可無
者今皆有以資之則人無所恨矣王道以
得民心爲本故以此爲王道之始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
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
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
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
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
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衣去聲畜刺六反
數去聲王去聲凡
有天下者人稱之曰王則平聲據其身
臨天下而言曰王則去聲後皆倣此

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以爲宅各入保城二

畝半故爲五畝也樹桑墻下古者年五十
乃衣帛矣畜無失時言孕字不失時也七
十不食肉不飽一夫一婦耕耨百畝百畝
之田不可以徭役奪其時功則家給人足
農夫上中下所食多少各有差故總言數
口之家也庠序者教化之宮也殷曰序周
曰庠謹修教化申重孝弟之義頌者斑也
頭半白斑斑者也壯者代老心各安之故

頌白者不負戴也末言百姓老稚溫飽禮
義脩行積之可以致王也孟子欲以風王
何不行此可以王天下有率土之民何但
望民多於鄰國

朱註五畝之宅一夫所受二畝半在田二
畝半在邑田中不得有木恐妨五穀故於
墻下植桑以供蠶事五十始衰非帛不煖
未五十者不得衣也畜養也時謂孕字之

時如孟春犧牲毋用牝之類也七十非肉不飽未七十者不得食也百畝之田亦一夫所受至此則經界正井地均無不受田之家矣庠序皆學名也申重也丁寧反覆之意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爲悌頌與斑同老人頭半白黑者也負任在背戴任在首夫民衣食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飽煖無教則又近於禽獸故旣富而教以孝

悌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之負戴於道路矣衣帛食肉但言七十舉重以見輕也黎黑也黎民黑髮之人猶秦言黔首也少壯之人雖不得衣帛食肉然亦不至於飢寒也此言盡法制品節之詳極裁成輔相之道以左右民是王道之成也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殍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

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

焉李平表反刺七亦反

言人君但養狗彘使食人食不知以法度

檢斂也塗道也餓死者曰李詩云李有梅

李零落也道路之旁有餓死者不知發倉

廩以周賑救之也人死謂餓疫死者也王

政使然而曰非我殺之歲殺之也此何以

異於用兵殺人而曰非我也兵自殺之也

故戒王無歸罪於歲責已而改行則天下

之民皆可致也此章言王化之本在於使民養生送死之用足備也

朱註檢制也李餓死人也發發倉廩以賑

貸也歲謂歲之豐凶也惠王不能制民之

產又使狗彘得以食人之食則與先王制

度品節之意異矣至於民飢而死猶不知

發則其所移特民間之粟而已乃以民不

加多歸罪於歲凶是知刃之殺人而不知

操刃者之殺人也不罪歲則必能自反而益脩其政天下之民至焉則不但多於鄰國而已○程子曰孟子之論王道不過如此可謂實矣又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為義故春秋以尊周為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而生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王道則可以王矣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

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聖賢亦何心哉視天命之改與未改耳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

願安意承受孟子之教令

朱註承上章言願安意以受教

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

異也

梃徒頂反

王曰梃刃殺人無以異也

朱註 挺杖也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孟子欲以政喻王王復曰挺刃殺人與政殺人無異也

朱註 孟子又問而王答也

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

孟子言人君如此是率獸而食人也

朱註 厚斂於民以養禽獸而使民飢以死

則無異於驅獸以食人矣

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

平聲

虎狼食禽獸人猶尚惡視之牧民為政乃率禽獸食人安在其為民父母之道也

朱註 君者民之父母也惡在猶言何在也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

備音勇為去聲

備偶人也用之送死仲尼重人類謂秦穆

公時以三良殉葬本由有作俑者也惡其

始造故曰此人其無後嗣乎如之何其使

斯民飢而死也孟子陳此以教王愛其民

也此一段宜與前段合為一章趙氏分別

之蓋言王者為政之道在生民為首也

朱註 備從葬木偶人也古之葬者束草為

人以為從衛謂之芻靈略似人形而已中

古易之以備則有面目機發而太似人矣

故孔子惡其不仁而言其必無後也孟子

言此作俑者但用象人以葬孔子猶惡之

況實使民飢而死乎○李氏曰為人君者

固未嘗有率獸食人之心然徇一己之欲

而不卹其民則其流必至於此故以為民

父母告之夫父母之於子為之就利避害

未嘗頃刻而忘於懷何至視之不如犬馬乎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酒之如之何則可

長上聲喪去聲比必二反酒與洗同

韓魏趙本晉六卿當此時號三晉故惠王言晉國天下莫強焉東敗西喪南辱王念

有此三恥求策謀於孟子

朱註魏本晉大夫魏斯與韓氏趙氏共分

晉地號曰三晉故惠王猶自謂晉國惠王三十年齊擊魏破其軍虜太子申十七年秦取魏少梁後魏又數獻地於秦又與楚將昭陽戰敗亡其七邑比猶為也言欲為死者雪其恥也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

百里可王言古聖人以百里之地以致王天下謂文王也

朱註百里小國也然能行仁政則天下之民歸之矣

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脩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

省所梗反斂易皆去聲耨奴豆反長上聲

易耨芸苗令簡易也制作也王如行此政可使國人作杖以撻敵國堅甲利兵何患恥之不雪也

朱註省刑罰薄稅斂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易治也耨耘也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君行仁政則民得盡力於農畝而又有暇日以脩禮義是以尊君親上而樂於效死也

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
凍餓兄弟妻子離散養去聲

彼謂齊秦楚也

朱註彼謂敵國也

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夫音扶

言彼困其民願王往征之也彼失民心民不為用夫誰與共禦王之師而為王之敵乎

朱註陷陷於阱溺溺於水暴虐之意征正

也以彼暴虐其民而率吾尊君親上之民往正其罪彼民方怨其上而樂歸於我則誰與我為敵哉

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鄰國暴虐已修仁政則無敵矣王請行之

勿有疑也此章言百里行仁則天下歸之也

朱註仁者無敵蓋古語也百里可王以此

而已恐王疑其迂濶故勉使勿疑也。孔氏曰：惠王之志在於報怨，孟子之論在於救民，所謂惟天吏則可以伐之。蓋孟子之本意。

孟子見梁襄王

襄諡也，魏之嗣王也。

朱註：襄王，惠王子，名赫。

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

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

語 卒七沒 反惡平聲

一也。不似人君，望之無儼然之威儀也；就與之言，無人君操柄之威，知其不足畏也。卒暴問事，不由其次也。問天下安所定，言誰能定之。孟子謂仁政為一也。

朱註：語告也不似人君，不見所畏，言其無威儀也。卒然急遽之貌，蓋容貌辭氣乃德。

之符其外如此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王
問列國分爭天下當何所定孟子對以必
合于一然後定也

孰能一之

言孰能一之者

朱註王問也

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言今諸侯有不甘樂殺人者則能一之

朱註嗜甘也

孰能與之

王言誰能與不嗜殺人者乎

朱註王復問也與猶歸也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
閒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
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
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有不嗜殺人者

孟子卷二 梁惠王

五十一 齊古樓

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如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夫音扶沛音勃由當作猶古字借用後多放此

孟子曰時人皆苦虐政如有行仁天下莫不與之且以苗生喻人歸也天油然興雲沛然下雨以潤槁苗則沛然已盛孰能止之今天下牧民之君誠能行此仁政民皆延頸望欲歸之如水就下沛然而來誰能

止之

此章言定天下者一道而已不貪殺人人則歸之也

朱註

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油然雲盛貌

沛然雨盛貌勃然興起貌禦禁止也人牧謂牧民之君也引領頸也蓋好生惡死人心所同故人君不嗜殺人則天下悅而歸之○蘇氏曰孟子之言非苟為大而已然不深原其意而詳究其實未有不以為迂者矣予觀孟子以來自漢高祖及光武及唐

太宗及我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之其餘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秦晉及隋力能合之而好殺不已故或合而復分或遂以亡國孟子之言豈偶然而已哉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

宣謚也宣王問孟子欲庶幾齊桓公小白晉文公重耳孟子冀得行道故仕於齊齊

不用乃適梁建篇先梁者欲以仁義為首

篇因言魏事章次相從然後道齊之事

朱註齊宣王姓田氏名辟疆諸侯僭稱王

也齊桓公晉文公皆霸諸侯者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

孔子之門徒頌述宓義以來至文武周公之法制耳雖及五霸心賤薄之是以儒家

後世無欲傳道之者故曰臣未之聞也且
既不論三皇五帝殊無所問則尚當問王
道耳不欲使王問霸者之事

朱註道言也董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
羞稱五霸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亦此
意也以已通用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
王謂王天下之道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

禦也

王曰德行當何如而可得王乎保安也
禦止也言安民則惠而黎民懷之若此以
王無能止也

朱註保愛護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
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齮曰王坐於堂上有牽
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

豐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殼鯀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豐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

鯀音核舍上聲殼音斛鯀音速與平聲

王自恐德不足以安民故問之孟子以為如王之性可以安民也王問孟子何以知吾可以保民胡齮王左右近臣也殼鯀牛當到死地處恐貌新鑄鐘殺牲以血塗其豐郊因以祭之曰豐周禮大祝曰墮豐逆

牲逆尸令鐘鼓天府上春豐寶鐘及寶器孟子曰臣受胡齮言王嘗有此仁不知誠克之否

朱註胡齮齊臣也豐鐘新鑄鐘成而殺牲

取血以塗其豐郊也殼鯀恐懼貌孟子述所聞胡齮之語而問王不知果有此事否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王曰有之愛畜也孟子曰王推是仁心足以至於王道然百姓皆謂王畜愛其財臣知王見牛恐懼不欲趨死不忍故易之也

朱註

王見牛之齧觶而不忍殺即所謂惻

隱之心仁之端也擴而充之則可以保四海矣故孟子指而言之欲王察識於此而擴充之也愛猶吝也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

牛即不忍其齧觶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王曰亦誠有百姓所言者矣吾國雖小豈愛惜一牛之財費哉即見其牛哀之釁鐘又不可廢故易之以羊耳

朱註

言以羊易牛其迹似吝實有如百姓

所譏者然我之心不如是也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

孟子

卷二

梁惠王

三

舊古樓

孟子上
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
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
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惡平聲
孟子言無怪百姓謂王愛財也見王以小
易大故也王如痛其無罪羊亦無罪何爲
獨釋牛而取羊王自笑心不然而不能自
免爲百姓所非乃責已之以小易大故曰
宜乎其罪我也

朱註異怪也隱痛也擇猶分也言牛羊皆
無罪而死何所分別而以羊易牛乎孟子
故設此難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王不能
然故卒無以自解於百姓之言也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
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
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遠去聲

孟子解王自責之心曰無傷於仁是乃王

為仁之道也時未見羊羔之為牲次於牛故用之耳是以君子遠庖廚不欲見其生食其肉也

朱註無傷言雖有百姓之言不為害也術謂法之巧者蓋殺牛既所不忍釁鐘又不可廢於此無以處之則此心雖發而終不得施矣然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未見羊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故以羊易牛

則二者得以兩全而無害此所以為仁之術也聲謂將死而哀鳴也蓋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禮而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其所以必遠庖廚者亦以預養是心而廣為仁之術也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

孟子

上

和古

何也

說音悅付七本反度待
洛反夫我之夫音扶

王喜悅因稱詩以嗟歎孟子付度知己心
戚戚然心有動也寡人雖有是心何能足
以合於王也

朱註

詩小雅巧言之篇戚戚心動貌王因

孟子之言而前日之心復萌乃知此心不
從外得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而推之也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

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
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
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
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
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
能也

與平聲為不
之為去聲

許信也人有白王如此王信之乎百鈞三
千斤也王曰我不信也孟子言王恩及禽

孟子

卷二

三

梁惠王

孟子上
獸而不安百姓若不用力不用明者也不
為耳非不能也

朱註復白也鈞三十斤百鈞至重難舉也
羽鳥羽一羽至輕易舉也秋毫之末毛至
秋而未銳小而難見也輿薪以車載薪大
而易見也許猶可也今恩以下又孟子之
言也蓋天地之性人為貴故人之與人又
為同類而相親是以惻隱之發則於民切

而於物緩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
今王此心能及物矣則其保民而王非不
能也但自不肯為耳

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
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
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
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
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

語去聲為長之為去
聲長上聲折之舌反

孟子上
王問其狀何以異也孟子爲王陳爲與不爲之形若是王則不折枝之類也折枝案摩折手節解罷枝也少者恥是役故不爲耳非不能也太山北海皆近齊故以爲喻也

朱註形狀也挾以腋持物也超躍而過也爲長者折枝以長者之命折草木之枝言不難也是心固有不待外求擴而充之在

我而已何難之有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與平聲
老猶敬也幼猶愛也敬吾之老亦敬人之

老愛我之幼亦愛人之幼推此心以惠民
天下可轉之掌上言其易也刑正也寡少
也言文王正己適妻則八妾從以及兄弟
御享也享天下國家之福但舉己以加於
人而已大過人者大有爲之君也善推其
心所好惡以安四海也末復申言非王不
能不爲之耳

朱語老以老事之也吾老謂我之父兄人

之老謂人之父兄幼以幼畜之也吾幼謂
我之子弟人之幼謂人之子弟運於掌言
易也詩大雅思齊之篇刑法也寡妻寡德
之妻謙辭也御治也不能推恩則衆叛親
離故無以保妻子蓋骨肉之親本同一氣
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故古人必由親
親推之然後及於仁民又推其餘然後及
於愛物皆由近以及遠自易以及難今王

反之則必有故矣故復推本而再問之

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

甚王請度之

度之之度待洛反

權銓衡也可以稱輕重度丈尺也可以度長短凡物皆當稱度乃可知心當行之乃為仁心比於物尤當為之甚者也欲使王度心如度物也

朱註權稱錘也度丈尺也度之謂稱量之

也言物之輕重長短人所難齊必以權度度之而後可見若心之應物則其輕重長短之難齊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又有甚於物者今王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是其愛物之心重且長而仁民之心輕且短失其當然之序而不自知也故上文既發其端而於此請王度之也

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

心與與平

抑辭也孟子問王抑亦如是乃快邪

朱註抑發語辭士戰士也構結也孟子以

王愛民之心所以輕且短者必其以是三
者為快也然三事實非人心之所快有甚
於殺穀觶之牛者故指以問王欲其以此
而度之也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

王言不然我不快是也將欲以求吾心所
大欲者矣

朱註不快於此者心之正也而必為此者

欲誘之也欲之所誘者獨在於是是以其
心尚明於他而獨暗於此此其愛民之心
所以輕短而功不至於百姓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為
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

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爲是哉曰否吾不爲是也曰然則王之所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與平聲爲肥抑爲豈爲不爲之爲皆去聲便令皆平聲辟與關同朝音潮孟子雖心知王意而故問者欲令王自道遂因而陳之王意大而不致正言孟子復

問肥甘以下五者欲以致王所欲也故發異端以問之也王言我不爲是也孟子言王意欲庶幾王者臨莅中國而安四夷者也若順也順嚮者所爲謂構兵諸侯之事求順今之所欲莅中國之願其不可得如緣喬木而求生魚也

朱註便嬖近習嬖幸之人也已語助辭辟開廣也朝致其來朝也秦楚皆大國莅臨

也若如此也所爲指興兵結怨之事緣木
求魚言必不可得

王曰若是其甚與曰始有甚焉緣木求魚雖
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
而爲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
人戰則王以爲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
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眾弱固不可以
敵強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

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
甚與聞與
之與平聲

王謂比之緣木求魚爲大甚孟子言盡心
戰鬪必有殘民破國之災故曰始有甚於
緣木求魚者也王欲知其害也鄒楚孰勝
言鄒小楚大也王曰楚人勝也固辭也言
小弱固不可以敵強大集會齊地可方千
里譬一州耳今欲以一州服八州猶鄒欲

敵楚也反本謂王欲服之之道蓋當反王道之本耳

朱註殆蓋皆發語辭鄒小國楚大國齊集有其一言集合齊地其方千里是有天下九分之一也以一服八必不能勝所謂後災也反本說見下文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

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

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朝音

音古愬與誅同

反本道行仁政若此則天下歸之誰能止之也

朱註行貨曰商居貨曰賈發政施仁所以王天下之本也近者悅遠者來則大小彊弱非所論矣蓋力求所欲則所欲者反不

可得能反其本則所欲者不求而至與首章意同

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

惛與昏同

王言我情思惛亂不能進行此仁政不知所當施行也欲使孟子明言其道以教訓之我雖不敏願嘗使少行之也

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

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僻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

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

恆胡登反辟與僻同焉於虔反

孟子為王陳其法也恆產則民常可以生之業也恆心人常有善心也惟有學士之心者雖窮不失道不求苟得耳凡民迫於飢寒則不能守其常善之心也民誠無恆心放溢辟邪侈於姦利犯罪觸刑無所不

為乃就而刑之是由張羅罔以罔其民者也安有仁人為君罔陷其民是政何可為也

朱註恆常也產生業也恆產可常生之業也恆心人所常有之善心也士嘗學問知義理故雖無常產而有常心民則不能然矣罔猶羅網欺其不見而取之也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

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畜許六反下同

言明君使民衣食足知榮辱故民從之教化

朱註輕猶易也此言民有常產而有常心也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

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治平聲凡治字為理物之

義者平聲為已理之義者去聲後皆放此

言今民困窮救死恐凍餓而不給何暇修

禮行義乎

朱註贍足也此所謂無常產而無常心者

也

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

朱註盍何不也使民有常產者又發政施

仁之本也說見下文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

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

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

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

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

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音見前篇

其說與上同當章究義不嫌其重也此章言典

籍攸載帝王之道
無傳霸者之事也

和古

朱註此言制民之產之法也趙氏曰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此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孟子為齊梁之君各陳之也楊氏曰為天下者舉斯心加諸彼而已然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以制民之產告之。此章言人君當黜霸功行王道而王道之要不過推其不

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已齊王非無此心而奪於功利之私不能擴充以行仁政雖以孟子反覆曉告精切如此而蔽固已深終不能悟是可歎也

孟子卷之一下

漢趙岐註

宋朱熹集註

梁惠王章句下凡十六章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
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
甚則齊國其庶幾乎見於之見音現下見於
同語去聲下同好去聲

篇內
並同

孟子

卷一

梁惠王

一

舊古樓

莊暴不能決知之故無以對而問曰王好樂何如孟子言王誠能大好古之樂齊國其庶幾治乎

朱註莊暴齊臣也庶幾近辭也言近於治也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

孟子問王有是語不王變乎色愠恚莊子道其好樂也復言我不能好先聖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謂鄭聲也

朱註變色者慚其好之不正也

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

甚大也謂大要與民同樂古今何異也

朱註今樂世俗之樂古樂先王之樂

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眾樂樂孰樂曰不若

與眾

聞與之與平聲樂樂下字音洛孰樂亦音洛

王問古今同異之意寧可得聞之與孟子復問王獨自作樂樂邪與人共聽樂樂也王曰獨聽樂不如與眾共聽之樂也孟子復問王與少之人共聽樂樂邪眾人共聽樂樂也王言不若與眾人共聽樂為樂

朱註獨樂不若與人與少樂不若與眾亦人之常情也

臣請為王言樂

為去聲

孟子欲為王陳獨樂與眾人樂樂狀

朱註此以下皆孟子之言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

三下 禾古木

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蹙子六反頰音

遏夫音扶同樂之樂音洛

鼓樂者樂以鼓為節也管笙簫簫或曰簫若笛短而有二孔詩云左手執籥以節眾也言王擊鼓作樂發賦徭役皆出於民而

德不加之故使民愁也田獵無節以非時取牲也羽旄之美但飾羽旄使之美好也發民驅獸供給役使不得休息故民窮極而離散奔走也

朱註鐘鼓管籥皆樂器也舉皆也疾首頭痛也蹙聚也頰額也人憂戚則蹙其額極窮也羽旄旌屬不與民同樂謂獨樂其身而不卹其民使之窮困也

孟子卷二 梁惠王 四 魯古婁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

病與之與平聲同樂之樂音洛

此百姓欲令王康強而鼓樂也今無賦斂於民而有惠益故欣欣然而喜也王以農

隙而田不妨民時有潤民之心因田獵而加撫恤之是以民悅之也

朱註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也

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孟子言王何故不大好樂效古賢君與民同樂則可以王天下也何惡莊子之言王

之好樂也

此章言人君田獵以時鐘鼓有節與民同樂也

朱註好樂而能與百姓同之則天下之民
歸之矣所謂齊其庶幾者如此○范氏曰
戰國之時民窮財盡人君獨以南面之樂
自奉其身孟子切於救民故因齊王之好
樂開導其善心深勸其與民同樂而謂今
樂猶古樂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
民同樂之意則無古今之異耳若必欲以
禮樂治天下當如孔子之言必用韶舞必

放鄭聲蓋孔子之言為邦之正道孟子之
言救時之急務所以不同楊氏曰樂以和
為三使人聞鐘鼓管絃之音而疾首蹙頰
則雖奏以咸英韶濩無補於治也故孟子
告齊王以此姑正其本而已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

對曰於傳有之

囿音又傳
直戀反

王言聞文王苑囿方七十里寧有之孟子

謂於傳文有是言

朱註 囿者蕃育鳥獸之所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武事然不欲馳騫於稼穡場圃之中故度閒曠之地以為囿然文王七十里之囿其亦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也與傳謂古書

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曰文王之囿

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

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

芻音初蕘音饒

王怪其大孟子言文王之民尚以為小也王以為文王在岐山之時雖為西伯土地尚狹而囿已大矣今我地方千里而囿小之民以寡人之囿為大何故也芻蕘者取芻薪之賤人也雉兔獵人取雉兔者言文王聽民往取禽獸刈其芻薪民苦其小是

其宜也

朱註芻草也藁薪也

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圍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

阱才性反

此言王之政嚴刑重也郊關齊四境之郊皆有關凡設陷阱者不過丈尺之間耳今

王陷阱乃方四十里民言其大不亦宜乎

此章譏王廣罔專利嚴刑陷民也

朱註禮入國而問禁國外百里為郊郊外有關阱坎地以陷獸者言陷民於死也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句

踐事吳

獯音熏鬻音育句音鉤

孟子卷二 梁惠王

八 管子集

王問與鄰國交接之道孟子欲為王陳古
 聖王之交也葛伯放而不祀湯先助之祀
 詩云昆夷允矣唯其喙矣謂文王也是則
 聖人行仁政能以大事小者也獯鬻北狄
 疆者今匈奴也太王去邠避獯鬻越王句
 踐退於會稽身自官事吳王夫差是則智
 者用智是故以小事大而全其國也

朱註 仁人之心寬洪惻怛而無較計大小

疆弱之私故小國雖或不恭而吾所以字
 之之心自不能已智者明義理識時勢故
 大國雖見侵陵而吾所以事之之禮尤不
 敢廢湯事見後篇文王事見詩大雅太王
 事見後章所謂狄人即獯鬻也句踐越王
 名事見國語史記

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
 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

樂音洛

聖人樂行天道如天無不蓋也故保天下
湯文是也智者量時畏天故保其國太王
句踐是也

朱註天者理而已矣大之字小小之事大
皆理之當然也自然合理故曰樂天不敢
違理故曰畏天包含徧覆無不周徧保天
下之氣象也制節謹度不敢縱逸保一國
之規模也

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詩言成王尚畏天之威於是時故能安其
太平之道也

朱註詩周頌我將之篇時是也

士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王謂孟子之言大不合於其意答之云寡
人有疾在於好勇不能行聖賢之所履也

朱註言以好勇故不能事大而卹小也

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劔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

夫撫之夫音扶惡平聲

疾視惡視也撫劔瞋目曰人安敢當我哉

此一匹夫之勇足以當一人之敵者也

朱註疾視怒目而視也小勇血氣所為人

勇義理所發

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

祐以對於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詩言文王赫然斯怒於是整其師旅以遏

止徃伐莒者以篤周家之福以揚名於天

下文王一怒而安民願王慕其大勇無論

匹夫之小勇而已

朱註詩大雅皇矣篇赫赫然怒貌爰於也

旅眾也遏詩作按止也徂徃也莒詩作旅

五二下
徂莒謂密人侵阮徂其之眾也篤厚也祐
福也對答也以答天下仰望之心也此文
王之大勇也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
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
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
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衡與
橫同
書言天生下民爲作君爲作師以助天光

寵之也四方善惡皆在已所謂在予一人
天下何敢有越其志者也衡橫也武王恥
天下一人有橫行不順天道者故伐紂也
宋註書周書泰誓之篇也然所引與今書
文小異今且依此解之寵之四方寵異之
於四方也有罪者我得而誅之無罪者我
得而安之我旣在此則天下何敢有過越
其心志而作亂者乎衡行謂作亂也孟子

釋書意如此而言武王亦大勇也

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孟子言武王好勇亦則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也今王好勇亦則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恐王之不好勇耳王何為欲小勇而自謂有疾也

此章言聖人樂天賢者知時仁者必有勇也

朱註

王若能如文武之為則天下之民望

其一怒以除暴亂而拯已於水火之中惟恐王之不好勇耳。此章言人君能懲小忿則能卹小事大以交鄰國能養大勇則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張敬夫曰小勇者血氣之怒也大勇者理義之怒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理義之怒不可無知此則可以見性情之正而識天理人欲之分矣

孟子下

和古樓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樂音洛下同

雪宮有苑囿臺池之飾禽獸之饒王自多有此樂故問曰賢者亦有此之樂乎孟子言有人不得人有不得其志也

朱註雪宮離宮名言人君能與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不然則下之不得此樂者必有非其君上之心明人君當與民同樂不

可使人有不得者非但當與賢者共之而已也

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

不得非上不責已仁義不自修而責上之不用已此非君子之道人君適情從欲獨樂其身而不與民同樂亦非在上不驕之義也

朱註

下不安分上不卹民皆非理也

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
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
之有也

民亦樂憂言民之所樂君與之同故民亦
樂使其君有樂也民之所憂者君亦助之
憂故民亦能憂君之憂為之赴難也試言
古賢君樂則以已之樂與天下同之憂則

以天下之憂與已共之如是未有不王者
孟子以是答王者言雖有此樂未能與人
共之

朱註

樂民之樂而民樂其樂則樂以天下

矣憂民之憂而民憂其憂則憂以天下矣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
儻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脩而可以比於

先王觀也

朝音潮
故上聲

孟子言往者齊景公嘗問其相晏子若此也轉附朝儻皆山又言朝水名也循海而南至於琅邪當何修治可以比先王之觀遊乎先王先聖王也

朱註晏子齊臣名嬰轉附朝儻皆山名也遵循也放至也琅邪齊東南境上邑名觀遊也

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

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

救反省
悉井反

晏子所對言天子諸侯出必因王事有所補助於民無非事而空行者也春省耕補耒耜之不足秋省斂助其力不給也夏諺

夏禹之世民之諺語也言王者巡狩觀民
 其行從容若遊若豫豫亦遊也遊亦豫也
 春秋傳曰魯季氏有嘉樹晉范宣子豫焉
 吾王不遊吾何以得見勞苦蒙休息也吾
 王不豫我何以得見賑贍助不足也王者
 一遊一豫行恩布德應法而出可以為諸
 侯之法度也

朱註述陳也省視也斂收穫也給亦足也

夏諺夏時之俗語也豫樂也巡所守巡行
 諸侯所守之土也述所職陳其所受之職
 也皆無有無事而空行者而又春秋循行
 郊野察民之所不足而補助之故夏諺以
 為王者一遊一豫皆有恩惠以及民而諸
 侯皆取法焉不敢無事慢遊以病其民也
 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
 賄賄胥讒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

連荒亡為諸侯憂

明古縣反

今也者晏子言今時天下之民人君行師與軍皆遠轉糧食而食之有飢不得飽食者勞者致重亦不得休息在位在職者又眊眊側目相視更相讒惡民由是化之而作其慝惡也方命逆先王之命但為虐民之政恣意飲食若水流之無窮極也謂沈湎于酒熊蹯不熟怒而殺人之類也流連

荒亡皆驕君之溢行也言王道虧諸侯行霸由當相匡正故為諸侯憂也

朱註今謂晏子時也師眾也二千五百人

為師春秋傳曰君行師從糧謂糗糒之屬眊眊側目貌胥相也讒謗也慝惡也言民不勝其勞而起謗怨也方逆也命王命也若流如水之流無窮極也流連荒亡解見下文諸侯謂附庸之國縣邑之長

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厭平聲
此申言驕君放遊無所不為或浮水而下樂而忘反謂之流若齊桓與蔡姬乘舟於囿之類也連引也使人徒引舟船上行而忘反以為樂故謂之連書曰罔水行舟丹朱慢遊是好無水而行舟豈不引舟於水上而行乎此其類也從獸無厭若羿之好

田獵無有厭極以亡其身故謂之荒亂也樂酒無厭若殷紂以酒喪國也故謂之亡朱註此釋上文之義也從流下謂放舟隨水而下從流上謂挽舟逆水而上從獸田獵也荒廢也樂酒以飲酒為樂也亡猶失也言廢時失事也

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行去聲
惟君所行也

言聖人之行無此四者惟君所欲行也晏子之意不欲使景公空遊於琅邪而無益於民也

朱註言先王之法今時之弊二者惟在君所行耳

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師曰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

也

說音悅爲去聲樂如字徵陽里反招與韶同畜敕六反

景公說晏子之言也戒備也大修戒備於國出舍於郊示晏民困始興惠政發倉廩以賑貧困不足者也太師樂師也徵招角招其所作樂章名也其詩樂詩也言臣說君謂之好何尤者無過也孟子所以導晏子景公之事者欲以感喻宣王非其矜誇雪宮而欲以苦賢者

此章言與天下同憂者不爲慢遊之樂不

循肆溢之行也

宋戒告命也出舍自責以省民也興發發倉廩也太師樂官也君臣已與晏子也樂有五聲三曰角為民四曰徵為事招舜樂也其詩徵招角招之詩也尤過也言晏子能畜止其君之欲宜為君之所尤然其心則何過哉孟子釋之以為臣能畜止其君之欲乃是愛其君者也○尹氏曰君之

與民貴賤雖不同然其心未始有異也孟子之言可謂深切矣齊王不能推而用之惜哉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

明堂本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處也齊侵地而得有之人勸齊宣王諸侯不用明堂可毀壞故疑而問於孟子當毀之乎已止也

朱註趙氏曰明堂太山明堂周天子東巡守朝諸侯之處漢時遺址尚在人欲毀之者蓋以天子不復巡守諸侯又不當居之也王問當毀之乎且止乎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夫音扶

言王能行王道者則可無毀也

朱註明堂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也能

行王政則亦可以王矣何必毀哉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與平聲孥音奴鰥姑頑反熒獨

哿工可反熒音瓊

王言王政當何施其法寧可得聞孟子言
往者文王爲西伯時始行王政使岐民修
井田八家耕八百畝其百畝者以爲公田
及廬井故曰九一也紂時稅重文王復行
古法也仕者世祿賢者子孫必有土地關
以譏難非常不徵稅也陂池魚梁不設禁
與民共之也孥妻子也詩云樂爾妻孥罪
人不孥惡惡止其身也鰥寡孤獨四者皆

天下之窮民而文王常恤鰥寡存孤獨也
詩人言居今之世可矣富人但憐憫此癯
獨羸弱者耳文王行政如此也

朱註岐周之舊國也九一者井田之制也
方一里爲一井其田九百畝中畫井字界
爲九區一區之中爲田百畝中百畝爲公
田外八百畝爲私田八家各受私田百畝
而同養公田是九分而稅其一也世祿者

先王之世仕者之子孫皆教之教之而成材則官之如不足用亦使之不失其祿蓋其先世嘗有功德於民故報之如此忠厚之至也關謂道路之關市謂都邑之市譏察也征稅也關市之吏察異服異言之人而不征商賈之稅也澤謂瀦水梁謂魚梁與民同利不設禁也孥妻子也惡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先王養民之政導其妻子

使之養其老而卹其幼不幸而有鰥寡孤獨之人無父母妻子之養則尤宜憐卹故必以為先也詩小雅正月之篇哿可也熒困悴貌

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餼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

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

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餽音侯橐音拓戢詩作輯

音集

王乃善此王政之言孟子言王如善此王

政則何為不行也王言我有疾疾於好貨

故不能行詩言乃積穀於倉乃裹盛乾食

之糧於橐囊也思安民故用有寵光也干

戈威揚又以武備之曰方啓行道路孟子

言公劉好貨若此王若則之於王何有不
可也

朱註王自以為好貨故取民無制而不能

行此王政公劉后稷之曾孫也詩大雅公

劉之篇積露積也餽乾糧也無底曰橐有

底曰囊皆所以盛餽糧也戢安集也言思

安集其人民以光大其國家也戚斧也揚

鉞也爰於也啓行言往遷於豳也何有言

不難也孟子言公劉之民富足如是是公
 劉好貨而能推已之心以及民也今王好
 貨亦能如此則其於王天下也何難之有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
 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
 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
 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
 於王何有大音泰

王言我有疾疾於好色不能行也詩言亶
 父來朝走馬遠避狄難去惡疾也循西方
 水滸來至岐山下也於是與姜女俱來相
 土居也孟子言太王亦好色非但與姜女
 俱行而已普使一國男女無有怨曠王如
 則之與百姓同欲皆使無過時之思則於
 王之政何有不可乎此章言齊王好貨色
 孟子推以公劉太王

好貨色責
 難於君也

朱子 王又言此者好色則心志蠱惑用度奢後而不能行王政也大王公劉九世孫詩大雅綿之篇也古公大王之本號後乃追尊爲大王也亶父大王名也來朝走馬避狄人之難也率循也潕水涯也岐下岐山之下也姜女大王之妃也胥相也宇居也曠空也無怨曠者是大王好色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楊氏曰孟子與人君

言皆所以擴充其善心而格其非心不止就事論事若使爲人臣者論事每如此豈不能堯舜其君乎愚謂此篇自首章至此大意皆同蓋鐘鼓苑囿遊觀之樂與夫好勇好貨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循理而公於天下者聖人之所以盡其性也縱欲而私於一己者眾人之所以滅其天

也二者之間不能以髮而其是非得失之歸相去遠矣故孟子因時君之間而剖析於幾微之際皆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其法似疏而實密其事似易而實難學者以身體之則有以識其非曲學阿世之言而知所以克己復禮之端矣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

如之何王曰棄之比必二反

託友楚遊假此言以為喻凍餒妻子言無友道當如之何王言當棄之絕友道也

朱註託寄也比及也棄絕也

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

士師不能治獄當如之何王言已之者去之也

朱註士師獄官也其屬有鄉士遂士之官

士師皆當治之已罷去也

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

他治去聲

境內之事王所當理不勝其任當如之何

孟子以此動王心令戒懼也王慙而左右

顧視道他事無以答此言也正義章旨朱註引人不復

重刻

朱註孟子將問此而先設上二事以發之

及此而王不能答也其憚於自責恥於下

問如此不足與有為可知矣○趙氏曰言

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其職乃安其身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

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

進今日不知其亡也

故者舊也喬高也人所謂是舊國也者非

但見其有高大樹木也當有累世修德之

臣常能輔其君以道乃為舊國可法則也
今王無可親任之臣言王取臣不詳審往
日之所知今日為惡當誅亡我無以名之

朱註世臣累世勲舊之臣與國同休戚者
也親臣君所親信之臣與君同休戚者也
此言喬木世臣皆故國所宜有然所以為
故國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昨日所進用
之人今日有亡去而不知者則無親臣矣

況世臣乎

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

舍上聲

王言我當何以先知其不才而舍之不用
也

朱註王意以為此亡去者皆不才之人我
初不知而誤用之故今不以其去為意耳
因問何以先識其不才而舍之邪

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

可不慎與

與平聲

孟子言國君欲進用人當留意考擇如使
忽然不精心意而詳審之而不得已而取
備官則將使尊卑疏戚相踰豈可不慎歎
朱註如不得已言謹之至也蓋尊尊親親
禮之常也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
疏遠之賢而用之是使卑者踰尊疏者踰
戚非禮之常故不可不謹也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
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
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
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

去上聲

察見然後用之去之謂選乃臣隣比周之
譽核其鄉愿之徒論曰眾好之必察焉眾
惡之必察焉惡直醜正寔繁有徒防其朋

黨以毀忠正也

朱註左右近臣其言固未可信諸大夫之言宜可信矣然猶恐其蔽於私也至於國人則其論分矣然猶必察之者蓋人有同俗而為眾所悅者亦有特立而為俗所憎者故必自察之而親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幸進矣所謂進賢如不得

己者如此

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

察見然後殺言當慎行大辟之罪五聽三宥古者刑人於市與眾棄之

朱註此言非獨以此進退人才至於用刑亦以此道蓋所謂天命天討皆非人君之

所得私也

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

言行此三慎之聽乃可以子畜百姓也此章

言人君進賢退惡翔而後集有世賢臣乃為舊可法則也

朱註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

此之謂民之父母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

曰於傳有之傳直

繼反

王言放伐有之否乎孟子謂於傳文有之矣

朱註放置也書云成湯放桀于南巢

曰臣弑其君可乎

王問臣何以得弑其君豈可行乎

朱註桀紂天子湯武諸侯

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

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孟子卷二 梁惠王

三十三 齊宣王

孟子言殘賊仁義之道者雖位在王公將

必降為匹夫故謂之一夫也但聞武王誅

一夫紂耳不聞弑君也此章言孟子云紂

得以君臣論之欲以深

寤宣王垂戒于後也

朱註賊害也殘傷也害仁者凶暴淫虐滅

絕天理故謂之賊害義者顛倒錯亂傷敗

彝倫故謂之殘一夫言眾叛親離不復以

為君也書曰獨夫紂蓋四海歸之則為天

子天下叛之則為獨夫所以深警齊王垂

戒後世也○王勉曰斯言也惟在下者有

湯武之仁而在上者有桀紂之暴則可不

然是未免於篡弑之罪也

孟子見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

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

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夫人

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

從我則何如

勝平聲夫音扶舍上聲女音汝下同

爾雅曰宮謂之室工師主工匠之吏匠人工匠之人也將以比喻之也夫人少學先王之道壯大而仕欲施行其道而王止之曰且舍置汝所學而從我之教命此如何也

朱註

巨室大宮也工師匠人之長匠人眾工人也姑且也言賢人所學者大而王欲

小之也

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

鎰音溢

彫琢治飾玉也詩云彫琢其章雖有萬鎰在此言眾多也必須玉人能治之耳至於治國家而令從我是為教玉人治玉也教人治玉不得其道則玉不得美好教人治

國不以其道則何由能治乎此章言任賢使能不遺其學則功成而不墮也

朱註璞玉之在石中者鎰二十兩也玉人

玉工也不敢自治而付之能者愛之甚也

治國家則徇私欲而不任賢是愛國家不

如愛玉也○范氏曰古之賢者常患人君

不能行其所學而世之庸君亦常患賢者

不能從其所好是以君臣相遇自古以為

難孔孟終身而不遇蓋以此耳

齊人伐燕勝之

朱註按史記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而

國大亂齊因伐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

遂大勝燕

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

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

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乘去聲下同

萬乘非諸侯之號時燕國皆侵地廣大僭號稱王故曰萬乘五旬五十日也書曰晷三百有六旬言五旬未久而取之非人力乃天也天與不取懼有殃咎取之何如

朱註以伐燕為宣王事與史記諸書不同已見序說

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

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武王伐紂而殷民喜悅篚厥玄黃而來迎之是以取之也文王以三仁尚在樂師未犇取之懼殷民不悅故未取之也

朱註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至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張子曰此事閒不容髮一日之閒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為獨夫然命之

絕否何以知之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

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簞音丹 食音嗣

燕人所以持簞食壺漿來迎王師者欲避水火難耳如其所患益甚則亦運行奔走而去矣今王誠能使燕民免於水火亦若

武王伐紂殷民喜悅之則取之而已正義章旨

朱註引入不復重刻

朱註 簞竹器食飯也運轉也言齊若更爲

暴虐則民將轉而望救於他人矣○趙氏曰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天意得矣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

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

宣王貪燕而取之諸侯不義其事將謀救燕伐齊宣王懼而問之成湯修德以七十里而得天下今齊地方千里何畏懼哉

朱註千里畏人指齊王也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

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後我后後來其蘇

賈五稽反
後胡禮反

此二篇皆尚書逸篇之文也言湯初征自葛始誅其君恤其民天下信湯之德而者向也東向征西夷怨者去王城四千里夷服之國也故謂之四夷言遠國思望聖化之甚也故曰何為後我雨則虹見故大旱

而思見之待我君來則我蘇息而已
朱註兩引書皆商書仲虺之誥文也與今
書文亦小異一征初征也天下信之信其
志在救民不為暴也奚為後我言湯何為
不先來征我之國也霓虹也雲合則雨虹
見則止變動也後待也后君也蘇復生也
他國之民皆以湯為我君而待其來使已
得蘇息也此言湯之所以七十里而為政

於天下也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己於
水火之中也箠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
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
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
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

累力
追反

拯揀也係累猶縛結也燕民所以悅喜迎
王師者謂濟救於水火之中耳今又殘之

孟子

卷二

梁惠王

四

信古樓

若此安可哉天下諸侯素畏齊疆今復并
燕一倍之地以是行暴則多所危是動天
下之兵共謀齊也

宋註拯救也係累繫縛也重器寶器也畏
忌也倍地并燕而增一倍之地也齊之取
燕若能如湯之征葛則燕人悅之而齊可
為政於天下矣今乃不行仁政而肆為殘
虐則無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是

以不免乎以千里而畏人也

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眾置
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

旄與耄同
倪五稽反

速疾也旄老耄也倪弱小倪倪者也孟子
勸王急出令先還其老小止勿徙其寶重
之器與燕民謀置所欲立君而去之歸齊
天下之兵猶可止之也

此章言伐惡養善
無貪其富以小王

大將何
懼也

朱註反還也旄老人也倪小兒也謂所虜略之老小也猶尚也及止及其未發而止之也○范氏曰孟子事齊梁之君論道德則必稱堯舜論征伐則必稱湯武蓋治民不法堯舜則是為暴行師不法湯武則是為亂豈可謂吾君不能而舍所學以徇之哉

鄒與魯鬪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二十三人

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

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鬪胡弄反

勝平聲長上聲下同

鬪猶構兵而鬪也長上軍師也鄒穆公忿

其民不赴難而問其罰當謂何則可也

朱註鬪鬪聲也穆公鄒君也不可勝誅言

人眾不可盡誅也長上謂有司也民怨其

上故疾視其死而不救也

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會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幾上聲夫音扶

孟子言往者遭凶年之阨民困如是有司諸臣無告白於君有以振救之是上驕慢以殘賊其下也會子有言上所出善惡之

命下終反之不可不戒也言百姓乃今得反報諸臣不哀矜耳君無過責之也

朱註轉飢餓輾轉而死也充滿也上謂君及有司也尤過也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君行仁恩憂民困窮則民化而親其上死其長矣此章言上恤其下則下赴其難眾出於已則害及其身如影響也

朱註君不仁而求富是以有司知重斂而

不知卹民故君行仁政則有司皆愛其民而民亦愛之矣。○范氏曰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有倉廩府庫所以為民也豐年則斂之凶年則散之卹其飢寒救其疾苦是以民親愛其上有危難則赴救之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也穆公不能反已猶欲歸罪於民豈不誤哉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閒於齊楚事齊乎事

楚乎閒去聲

文公言我居齊楚二國之間非其所事不能自保也

朱註 滕國名

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為也

孟子以二大國之君皆不由禮義我不能

知誰可事者也不得已則有一謀焉須施
德義以養民與之堅守城池至死使民不
畔去則是可以為也此章言事無禮義國
不若得民心與之守

朱註無已見前篇一謂一說也效猶致也

國君死社稷故致死以守國至於民亦為
之死守而不去則非有以深得其心者不
能也○此章言有國者當守義而愛民不

可僥倖而苟免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
可

齊人并得薛築其城以偪於滕故文公恐
也

朱註薛國名近滕齊取其地而城之故文
公以其偪己而恐也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

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

邪與幽同

大王非好岐山之下擇而居之焉迫不得已困於強暴故避之

朱註

邪地名言大王非以岐下為善擇取

而居之也詳見下章

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疆為善而已矣

夫音扶疆上聲

誠能為善雖失其地後世乃有王者若周

家也君子創業垂統貴令後世可繼續而

行耳又何能必有成功成功乃天助之也

君豈如彼齊何乎但當自強為善法以遺

後世而已矣

此章言君子之道正己在天強暴之來非己所招謂窮則

獨善其身也

朱註

創造統緒也言能為善則如大王雖

失其地而其後世遂有天下乃天理也然

君子造基業於前而垂統緒於後但能不
 失其正令後世可繼續而行耳若夫成功
 則豈可必乎彼齊也君之力既無如之何
 則但彊於為善使其可繼而俟命於天耳
 ○此章言人君但當竭力於其所當為不
 可徼幸於其所難必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
 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

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
 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
 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
 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
 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
 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
 從之者如歸市屬音燭

公問免難全國於孟子皮狐貉之裘幣繒

帛之貨也屬會也土地生五穀所以養人
也會長老告之如此而去之矣從如歸市
言樂隨太王如歸趨於市若將有得也

朱註皮謂虎豹麋鹿之皮也幣帛也屬會
集也土地本生物以養人今爭地而殺人
是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也邑作邑也歸
市人眾而爭先也

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

或曰土地乃先人之所受也世世守之非
己身所能專為至死不可去也

朱註又言或謂土地乃先人所受而世守
之者非己所能專但當致死守之不可舍
去此國君死社稷之常法傳所謂國滅君
死之正也正謂此也

君請擇於斯二者

欲令文公擇此二者惟所行也

此章言太
王去邪權

也效死守業義也

朱註能如大王則避之不能則謹守常法
 蓋遷國以圖存者權也守正而俟死者義
 也審己量力擇而處之可也○楊氏曰孟
 子之於文公始告之以效死而已禮之正
 也至其甚恐則以大王之事告之非得已
 也然無大王之德而去則民或不從而遂
 至於亡則又不若效死之為愈故又請擇

於斯二者又曰孟子所論自世俗觀之則
 可謂無謀矣然理之可為者不過如此舍
 此則必為儀秦之為矣凡事求可功求成
 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
 聖賢之道也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
 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
 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為輕身

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

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乘去聲

平諡也嬖人愛幸小人也平公敬孟子有

德不敢請召將往就見之匹夫一夫也臧

倉言君何為輕千乘而先匹夫乎以為孟

子賢故也賢者當行禮義而孟子前喪父

約後喪母奢君無見也公諾止不出

朱註乘輿君車也駕駕馬也孟子前喪父

後喪母踰過也言其厚母薄父也諾應辭也

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曰或告

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

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

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

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入見之見音現與平聲

樂正子為魯臣問公何為不便見孟軻也

公言以後喪踰前喪故也樂正子曰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禮士祭三鼎大夫祭五鼎故也公曰不謂鼎數也以其棺槨衣衾之美惡也樂正子曰此非薄父厚母令母喪踰父也喪父時為士喪母時為大夫大夫祿重於士故使然貧富不同也

朱註樂正子孟子弟子也仕於魯三鼎士祭禮五鼎大夫祭禮

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慈呂反尼女乙反焉於虔反

果能也曰克告君以夫子之賢君將欲來臧倉者沮君故君不能來也尼止也孟子之意以為魯侯欲行天使之矣及其欲止

天令嬖人止之耳行止天意非人所能為也如使吾見魯侯豈得行道天欲使濟斯民也故曰吾之不遭遇魯侯乃天所為也臧氏之子何能使我不遇哉此章言讒邪構賢賢者歸天不尤人也

朱註克樂正子名沮尼皆止之之意也言人之行必有人使之者其止必有人尼之者然其所以行所以止則固有天命而非

此人所能使亦非此人所能尼也然則我之不遇豈臧倉之所能為哉○此章言聖賢之出處關時運之盛衰乃天命之所為非人力之可及

孟子下

種古樓

非人內之何也

孟子卷一終

